

天汉浴

蒋天径
著

讲述最后一个土接生婆的故事，表现的是先人们对“生之道”的尊崇。

天汉浴

讲述最后一个上接生婆的故事，
表
现的是先人们对“生之道”的尊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汉浴/蒋天径著. —青岛:青岛出版社,2011.1

ISBN 978-7-5436-6879-9

I. ①天… II. ①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4908 号

书 名 天汉浴

作 者 蒋天径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 (26607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80998664(兼传真) 85814750

策 划 高继民

责任编辑 杨成舜 E-mail: ycsjy@163.com

封面设计 吴传友

照 排 人民日报青岛印务中心

印 刷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16 开(787mm×1092mm)

印 张 24.75

字 数 500 千

书 号 ISBN 978-7-5436-6879-9

定 价 39.00 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免费服务电话 800-918-6216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

电话 (0532)80998826



第一部 性本臊

第一章	(003)
第二章	(021)
第三章	(042)
第四章	(066)
第五章	(082)

第二部 心相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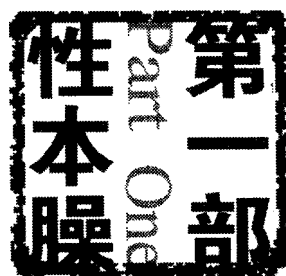
第六章	(105)
第七章	(122)
第八章	(139)
第九章	(159)
第十章	(179)
第十一章	(195)

第三部 习相扰

第十二章	(213)
第十三章	(225)
第十四章	(240)
第十五章	(263)
第十六章	(286)

第四部 天开窍

第十七章	(305)
第十八章	(328)
第十九章	(343)
第二十章	(356)
第二十一章	(371)



第一章

1

章锦若为人接生，接了大半辈子，惟独这一胎古怪离奇，竟成了她一辈子都无法解开的谜。

那夜的风，像一群响马打着唿哨，从山那边松树林里闯过来，再跃上屋顶，揭瓦砸椽，把整个房子都摇得咚咚响。章锦若从杂乱的风声中辨别出急骤的敲门声。她知道，又有人来请她接生了。

这个小东西真会选时间啊！章锦若在心里叹了一口气。世上任何手艺活儿都可选个好时间做，惟独接生婆不行。毛胎儿要出世，说来就来了，一刻也不能推。在这种“儿奔活，母奔死”的关口，接生婆就成了母子生命的守护神！她急忙喊孙媳妇闵菊，不应声；又喊儿媳妇郑英，也不应声。

“都睡死过去了？”她大声骂着，指斥她们太热恋被窝，不晓得积福。

敲门声更急了。她只好自己披衣下床。打开门，一股寒风旋进来，把她卷着往后推了好几步。闪进来一个和她年纪差不多的老婆子，一见面就跪地磕头，说她的媳妇难产快死了，请章奶奶看在高媒娘娘的面子上，救她一命。章锦若说：“风太大，我就不去了！我的孙媳妇年纪轻，眼好使，手有劲，就让她跟你跑一趟。”她又喊孙媳妇……

那婆子仍跪着不起来，说：“这毛胎儿我都没法接下来，您孙媳妇就更没那个能耐了。只有您老人家有福有德有灵气，才救得了那条命！我们的轿子已等在外面了，劳驾您老人家无论如何跑一趟。”

章锦若只得亲自出马了。门外放着两乘轿，她和那婆子各坐一乘。只听耳边呼呼一阵风声后，轿子就停下了。

章锦若下轿一看，是一座很豪华的庄宅。她有点奇怪，这方圆几十里内，无论穷富人家的门槛她都迈过，哪一家的婆婆她都认识，怎么就想不起这是谁家了？可能是夜间人的头脑不清醒！章锦若没有再思考，只随那婆子快步往产妇房间走。庭院很深。过道一时宽一时窄，宽的地方能过轿，窄的地方身子只能贴着墙壁走。房屋全是穹顶。随县这一带似乎没有这种建筑，章锦若早年曾在武昌的基督教堂见过，可它明显地又比教堂穹顶低。愈往深处走，寒气愈大，章锦若连打了几个寒颤。最后来到一条宽约五尺的沟渠边，沟里闪动着银白色的光。是银沙？是冰凌？是驱毒用的石灰粉？……但肯定不是月光倒影。今天可是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啊！章锦若来不及细看，已随那婆子来到了小桥边，桥头碑上赫然写着两个篆字：“天汉”！章锦若一下子愣住了。就这么一条小沟渠，竟敢称天汉？且莫说里面撒些

白东西装假,即使渠里全摆上金条银锭,也比不得天汉里的星斗灿烂!这个富豪也太狂妄了!那婆子见章锦若脚步放慢,就伸手拉住她的膀臂,拽她跑步上桥。然而那桥体很软,脚踩上去就像踩在鸟背上一样有弹性。可跑了许久,还没跨过桥去。不是一条小渠吗?章锦若回头看,那桥身好长好长啊……

当她再转过头来时,已来到产妇房门口了。她走进去,房内墙壁、家具、床铺一片洁白,像水晶宫一样耀眼。侍女们全都穿得单薄,然而房间里竟没有生火。躺在床上的产妇,脸色苍白,但也没有显出寒冷的样子来。这种豪门的生活方式她也从来没见过。世上的古怪事太多!可无论多么古怪的人,生娃子却是一样的。而要生得顺畅,生得不痛苦,没有我章奶奶出手决不行。章锦若显出满脸的自豪。她曾在冰天雪地里为一个乞丐接过生,而且娃子大人双双无危险;她曾在三伏天里为一个奔跑着的疯子接过生,疯子依然疯癫,娃子却安然无恙。她于是走近产妇。产妇床上的帐钩犹似两条蛇,一触动帐纱,帐钩就像真蛇一样蠕动和啾啾作响。玉枕的两端镌刻着蝎子,蝎爪长长地伸向枕上人的脸庞。章锦若觉得这种环境不利于产妇生产。她用眼神询问身边的那个老婆子。老婆子说,我们历代都是这样生活的。章锦若突然发现,这豪宅上下竟没有一个男将^①!她对那婆子说:“这儿阴气太重,去把产妇的男将喊过来!”那婆子很果断地拒绝说:“生娃子是女将的事,男将没必要沾边!”

这是什么话?还说自己也曾为人接过生,一大把年纪了,难道就没听说过《谋经》?“天乾地坤,大德曰生;勿扰乎阳,勿伤乎阴;阴阳相合,万物乃成……”在生娃子这种场合,怎么能让阴阳失调?男将能给女将带来力量,带来安全啊!章锦若正想质问那婆子,她却先开腔了:“您老人家是谋娘,这种事情还能难倒您?”

章锦若感到很吃惊。谋娘是谋坛密传,外人是不知道的。这老婆子是从哪里探听来的?那婆子笑着说:“我也是活了一大把年纪的人,想必见过一些世面,也掌握了一些别人不晓得的事!”

这话不差。章锦若也觉出那婆子并不简单;她盯着她的脸问:“你贵姓?”

“叫我卜嬷嬷!是这一家的老妈子。”她笑着说,“您肯定也想知道这家主人什么事。我看算了,人家不想告诉您,您也就别打听!兵荒马乱的,可能今天住这儿,明天又搬到别处去了。”

床上的产妇发出一串哼哼声。章锦若丢开卜嬷嬷,赶紧察看产妇神色。到时候了!可室内女人一点都不紧张,只拿眼睛盯着她。章锦若心想:“都在考我的码子呢!我一生还真没有碰到过难题,难道今天碰上了?”她心里有点打鼓。谁想到,她只简单地教那女人做了几个深呼吸,毛胎儿就呱呱坠地了。她提起毛胎儿一摸,浑身冰冷冰冷的;再拍打毛胎儿的

^① 随州人称男人、女人为男将、女将。

屁股，毛胎儿“哇——”一声哭叫开来，竟如猫头鹰的叫声一样尖利刺耳。她又连忙拿出阴阳剪为毛胎儿剪了脐带，一股白色的浆液从里面流出。在把毛胎儿递给产妇时，章锦若顺势摸了那女人一把，也是冰冷冰冷的。章锦若浑身冒冷汗了。她想起了奶奶曾给她讲过的一个故事：有一种冷血的白种人，专喝黄种人的热血来养生。她扫了一眼四周，接她的那个婆子和左右陪伴的侍女们，面容都很和善。她想，她们是不会加害自己的。于是就很轻松地说：“没事了！让母子好好休息……”正准备转身时，看见衣胞还扔在地上没收拾，就对那婆子说：“把衣胞装好，埋在床底下或挂在场外树杈上。”一个侍女抱出一个陶罐来，罐子上也画着蛇蝎之类的图案。那婆子将衣胞装入罐内，递给章锦若：“我们不兴埋在床底下，请您带出去丢掉！”

章锦若不接。这是犯忌的事：衣胞只能由主家自己处理。外人代办，就会得罪生育神，高媒娘娘将不会再赐给他们娃儿了。“叫你们家男将拿出去！”这话已到嘴边，章锦若又吞进肚里了。也许这里原本就没有男将！有主的大户，她个个都能说出名字、道出住址来。而这一拨女人，她一个都不认识。那卜嬷嬷还撒谎，一会儿说是产妇的婆婆，一会儿又说是这家老妈子。可见她们算不得正经人家。她摇头，伸手接过陶罐后，便径自朝大门走去。出了大门，将衣胞罐就近挂在了一棵桑树上。那婆子也还算客气，送出门来还塞给她一个包袱：“谢谢您忙了大半夜，也没来得及给您弄点东西吃，送几个鸡蛋，您老人家带回去慢慢用！”然后，就扶她上轿。章锦若探头左右瞧，想看看抬轿人。猜想这肩膀上的力气活儿，总归是男将们来干吧！那婆子却挡住她眼睛，并赶紧拉上轿帘，呼一声：“起轿！”章锦若又听到一阵呼呼风声后，就回到自家门口了。

次日早晨，温和的太阳投射在龙耳坳的老白果树上，带露的树叶闪着金光。一向起床最早的章锦若，却还在熟睡中。儿媳郑英走过去叫她，她“嗯”了一声，翻个身又睡着了。早饭做好，孙媳妇闵菊又去叫她。她这才披衣坐起，满脸不高兴地埋怨说：“一屋懒鬼！刮点风都不愿出门，那下雪怎么办？”闵菊云里雾里，连声问是怎么回事。章锦若就把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情讲给儿媳妇、孙媳妇听。闵菊瞪大眼睛，摇着头说：“哪有什么风啊雨啊？场外的那棵老白果树，连片叶子都没落！而那灵敏的大花狗也没听它叫一声呢！”儿媳郑英突然惊叫起来：“天哪！您老莫不是给鬼接生吧？想想，茅棚这方圆几十里，哪家的门槛您没迈过？又有哪家是白种人？”章锦若生气了：“瞎话！你们躲懒，就说瞎话为自己开脱。兵荒马乱的，搬来搬去的人多，你能摸得清？”郑英不服气，就拉着闵菊去寻找迹象。一看那包袱，是一片半枯萎的荷叶，打开荷叶看鸡蛋，却是一堆鹅卵石。推开大门，一支四爪筍子丢在大门口，昨晚竟做了抬她的轿子。“天哪，天哪！”郑英连声惊叹着。婆媳俩又执拗着往远处找，在三堰冲一个古墓边的桑树上，挂着那个像猪尿泡似的衣胞罐，一只老鹅站在树梢上呱呱叫。

“章奶奶给人接生，也给鬼接生！”这话很快在茅棚传开来。

讼师佟汉伍阴笑着。他是章奶奶的一个远房侄儿,比章奶奶小九岁。人生得精瘦,干练。总是翘起的尖下巴,好像对什么都看不过眼,又对什么都了如指掌似的。都说他不是章奶奶接生的,因而长了一副反骨,总与别人唱反调。他说,他对人的崇拜是有限度的,不会像一些无知的人,要么把你崇拜成神,要么把你诋毁成妖。他得尊重事实。章奶奶真名叫锦若,斋号叫太娃。连这最简单的事实,你问茅棚人有谁知道?就好像怕“绊动土地菩萨遭雷打”一样,都躲得远远的!出于对族叔佟钦宜的尊重,也出于讼师职业的谨慎和凡事留一手的处世准则,他也不会轻易地去绊动她。

章奶奶自己也是疑云一片。她拄着并不常拄的檀木拐棍,单独往三堰冲走去。三堰冲有上、中、下三口堰。不知为什么,上堰总蓄不住水,几乎常年干涸。堰堤周围长满没人高的茅草,坡边是一片坟茔地。茅棚人说:“七里冲闹贼,三堰冲闹鬼”。除彭聋子几个胆大的汉子敢独自来这里寻柴、种地外,其他单个人即使赶路也会避开这个鬼地方绕道走。章奶奶也敢独来独往。“这没什么奇怪!”王木匠说,“她老人家是神,火炉子高,煞气大,阴界哪敢惹她?”

近午的太阳很强。尽管已是深秋,章奶奶上到坡顶后,身上仍感觉有些燥,便解开了夹衫大襟,站在一棵柏树底下四处望。西边的茅棚,南边的烟岱包,与这里正好形成三个独立点。都说这三个独立点分住着人、神、鬼。她才不相信呢!她只相信高媒娘娘化生万物。突然,她看到上堰干涸的堰底里,有几根长长的枯树藤。便想下去把它拖上来,待会带回家去当柴烧。还没走到堤上,有一根枯树藤便翘起了头。怪了!真的什么奇事都被自己遇上了!再细看,原来是几条碗口粗细的大乌蛇!章奶奶惊出汗来。她很快镇定下来,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乌蛇晒鞭”,它们再享受一次阳光后,就得冬眠了。然而让人厌恶的是,这几条乌蛇还相互缠绕着。茶壶嘴的王阴阳说,人的始祖是人首蛇身,人蛇交尾才产生了人类。打他妈的胡说!《谋经》上记得清清楚楚,是高媒娘娘女娲化生万物,抟土造人!为此,她找王阴阳面理,险些搥了他的耳巴子。

她返身又向坟茔地走去。丧葬地多种桑树。落尽树叶的老桑,呈现出枯黑苍老的身躯。大花狗突然从家里追过来,叼着她的裤腿往回拽。这个有灵性的家伙,难道也嗅到了什么邪气?她抬头向四周看,远远看见罗成祥向她跑来。哦!她想起来了,罗古氏正是这两天坐月子。这个憨子怎么不去找闵菊?两个月前,章奶奶接下了第五千胎后,便对孙媳妇闵菊讲:“这是我接生的关门胎儿!以后再有人家生娃子,你就得单独出门了。”

此后闵菊就单独出门了。

章奶奶远远地向罗成祥喊:“快去叫闵菊,我这里有事呢!”

罗成祥边跑边回答:“闵菊已经去了。我那夹生半熟的堂客不听闵菊的招呼,在床上乱

拔乱叫，一股劲地喊章奶奶。闵菊只得叫我来请您！”

“真拿这个罗古氏没办法！”章奶奶不太喜欢罗古氏，但人命关天的事，她没有再推辞。按说罗古氏也还算得上是个下力气的女将，一天到晚脚不住手不闲，忙忙碌碌，是罗成祥的一个好帮手。可她就是有个坏毛病，打死也改不了。她去菜园寻菜，尽管自己的菜样样有，吃不完，可她还是绕到别人菜园里拔棵葱扯根蒜，或是摘个黄瓜剥个姜。若是这些都没有，哪怕花蕾瓜苗也得掐两个带上。她去打柴，背着满满的一筐子柴，已到家门口了，她又偏偏绕到别人的柴垛上去拽一把，哪怕是稻草也要扯几根。她打人家门口过，针、线、钉、铆、筷子、条羹，见什么拿什么，决不空手离开。其实这些东西拿回家也没用，可她就是要拿。为这事，她没少挨打。罗成祥打她时，使过了各种办法，用她偷回来的针扎她的指头，用她偷回来的柴草烧她的脚板，还扭着她的胳膊到左邻右舍去赔小心作保证。可是过不了两天，老毛病又犯了。罗成祥拿她没办法，曾把她赶回娘家，发狠不再要她了。可他的老丈人又把她送回来，说你用一根长长的绳子把她像狗子、猫子一样拴起来，到底她总比狗子、猫子强，可以为你烧烧饭、洗洗衣。章奶奶也劝他说，猫、狗都能调教到会听话，你罗成祥就没那个能耐把自己的堂客调教好？没办法，看在章奶奶的面子上，罗成祥又把她留下了。不久，又让她怀上了一个娃儿。

罗古氏生产很顺利，而且还为罗成祥生了一个儿子。可那小子一掉地，就睁着一双贼溜溜的小眼睛四处看。倒霉呀，罗成祥！章奶奶头脑里又闪现出那几条大乌蛇。今年不是蛇年吗？十二生肖中，就这一属相是冷血动物。“这娃子就叫罗炎！”章奶奶对罗成祥说。她讨厌冷血的蛇，取个炎名来克冷。茅棚人都忌讳蛇，把属蛇的称为属小龙。但愿这小子能成为一条龙，哪怕是一条好惹事的桩尾巴龙也比蛇好啊！

接下了这个蛇年娃，章奶奶长叹了一口气。已被那鬼胎敲开了门，看来想关门也关不住了。此后，她又接下姜树、良建、贵生……一个个鬼头鬼脑、聪明刁钻，既让她喜欢，又让她生气。那天，她心情不错，就走进了药铺，找老郎中谢朴一唠家常：“你看我，接生接了一曹又一曹，只怕这一曹的娃子都是些闹事的坏子呢！”

谢先生笑着说：“你就像一只老抱母鸡，抱了一窝又一窝。不管是谁下的蛋，也不管是好蛋坏蛋，你都抱。鸡娃抱出壳了，长大会刨食了，你也不图回报，还乖呀儿呀把他们揣到翅膀底下护着。你呀，真累啊！”

这话再准确不过了！章奶奶深情地望了他一眼。她真像一只老抱母鸡，一只因长期抱鸡娃，几乎耗尽体能、褪尽羽毛的老抱母鸡！但当她看见那些田头地角、大路小径上，走着经她之手接到人间来的娃子们，声声喊着章奶奶时，她的心里就甜得发粘！遗憾的是，她不曾为这个老郎中耗去一丝半点心血！

章奶奶极少走进药铺的门，谢先生也很少进她的门。他们都在拯救人的生命，虽不是同行，但也不会是冤家。可茅棚人极少看到过他们在一起说笑。教书先生何之洲说：“大概

他们都处于茅棚的顶极,因而根本搭不上界,也就根本没必要你来我往。”

佟汉伍瞥了他一眼:“假相!全是假相!你们到底比我少吃几把盐,见识浅得多呢!”他敢保证,总有那么一天,会有人暴出真相,到时候你们莫被吓趴下了。

3

还真被章奶奶言中。良建、贵生、姜树、罗炎这一帮狗东西,刚刚懂事,就到处闯祸。茅棚人称他们是“四匹打骡子”。他们上义学,一个个聪明透顶,心眼却不往正路上使。一次,先生让良建背《三字经》,他昂起头大声唱:“真三国,假封神,西游记,哄死人……”气得先生挥着戒尺劈头盖脸地拍下来,他却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地让他拍;先生又叫他背七律,他背得更流利:“读了水浒会打架,读了三国奸雄大,读了增广会说话,读了西厢生邪岔……”戒尺又落下来了……

义学是茅棚最有钱的大户马、饶两家联手兴办的。教书的郑先生是位老举人,学问很高。连茅棚最有学问的讼师佟汉伍和在外地教书的何之洲都十分敬佩他。他在这里教了近三十年,为这里培养出了一大批能干人才。有会经商而做了县商会副会长的马培然;有留学日本的马悠之;有在县里做官的陆挚实;有留在当地当保长的饶佩尧……就是这个饶保长率先打破贫富界限,允许茅棚的娃子都可以到义学去读书。书费由马、饶两家摊大头,保里再统筹一些,个人也得多少放点血——这是为了让娃子大人们懂得知识的宝贵和来之不易。

学生一多,老举人就照顾不过来了。他把他的一个并没多少知识的堂侄郑薄叫来帮忙,让他管管学生纪律,掌掌学生背书,再为他洗洗衣服做做饭。并叮嘱学生,要称他为薄先生!可郑薄逞能,总在老先生不在的时候,跑到课堂里领读课文,或串讲诗词,弄出许多笑话来,他却浑然不觉。有一次,他领读《学而》,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断句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几个调皮学生,故意歪曲文义,打闹嬉戏,不做功课。老举人把他们找来责问,他们说:“薄先生说了,学不学,都是很快乐的。”并模仿薄先生大声念道:“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弄得老举人十分被动,私下又给郑薄立了几条规矩,可那全是白搭。只要老先生不在,他的老毛病仍然犯,弄得学生们很讨厌他。

“四匹打骡子”中最爱打斗的是良建和贵生,姜树和罗炎只能算个喝彩的。良建喊贵生为龟孙,贵生称良建为狗贱。两人一出口就打架。好像他们天生是对头,又天生离不得。半天不见,两人就你寻我,我找你,找到了无非是打架。

那天,郑薄上茅厕。他正在吭吭舒服时,一块石头落到茅缸里,溅了小先生一屁股屎尿。这祸闯得够大了,学堂开始追查。查是查不出名堂的,但一致怀疑是良建或贵生干的。小先生就想出了一个毒招,让他们两人互相打板子,各打五十板。他在一边听,没有响声的

不算。良建先打贵生，有两下打得不响。小先生说不算，补打。贵生则认为良建是有意想多打他两下。等他打良建时，便拿出吃奶的力气，啪啪打下去，打第六下时，戒尺断了，良建的掌心也起泡了。他横了贵生一眼，手仍然伸得直直的，让贵生继续啪啪打完。从先生屋里出来，他俩就约定：晚上在寨坡后的废窑边见。

他们谁也没有食言，而且两人几乎同时到达约定地点。站在废窑前的平地上，他们不说话，也不屑说话。月亮露出奸笑的脸，等着他们的好戏开演。“啪！啪！”良建击掌两下。贵生也“啪！啪！”击掌两下。算是正式宣战。他们像两个真正的武士，曲膝躬身，然后跑步奔向对方，一场厮杀开始。其实他们势均力敌，每次打斗很难决出胜负，这就使得他们的打斗成为一件日常事。姜树向来不介入，所以他们称他“浆糊”。只有罗炎，十足是个“阎罗”，每每挑逗成功，使他俩打斗得更频繁，更猛烈。今天就只有他们两个人，胜负、死活都不要别人管。先是衣服被撕破，随后两人的脸、手被抓破，最后是两人都倒在地上用脚蹬。脚后跟蹭烂了，再爬过来用头抵。都抵出了一头包后，他们才停下来，喘着粗气吹大话。

贵生说：“你先倒地，你输了。”

良建说：“你先退守窑门，你输了。”

“你先扯破我的衣服，你无赖，你输了。”

“你先抓破我的脸，你无赖，你输了。”

“不和你争，反正你输了。”

“不和你争，反正我赢了！薄先生打你五十板，你是受冤挨打，活该！”

“是我向茅厕里丢石头，我该打！你没丢，你受冤，你背时，你活该！”

良建大笑，坐起问贵生：“你喜不喜欢薄先生？”

贵生说：“喜欢我就不会往茅厕里丢石头！”

良建没有戳穿他的谎言，而是提出了一个联手使坏的计划。贵生热烈响应，他们拉钩后各自回家。第二天中午薄先生做饭时，他们溜进他的寝室，顺利地实施了拟定的计划。出门碰到阎罗，贵生一掌将他推开：“滚一边去！”

当天夜里，薄先生睡觉翻身时，轰隆一声床塌了，他滚到了地上。床板压破了夜壶，还溅了他一身臊水。点灯查看，有一个床腿的垫脚石被挪动，还有搁铺板的一处榫头被抽掉。气得薄先生一夜没合眼。这次就不只是打一顿板子可以了事，老举人下决心把他们撵了，连同“四匹打骡子”一起撵了。

罗炎远远地躲在校前那棵古柏后面窃窃地笑：就狗贱、龟孙那能耐办得成大事？欠火候呢！不是我拔掉搁铺板的榫头，郑薄能滚到地上压破夜壶？他把装书的那个束口布袋子，用力甩到树杈上，先他们一步跑走了。

郑举人也不想想,这“四匹打骡子”是那么的容易被撵掉的?章奶奶没发话,他的话就等于屁话。章奶奶派人叫来饶佩尧,劈面就骂:“是你办的义学是不是?是你想撵走谁就撵走谁是不是?我不管你这是善举还是恶行,现在就只求你一桩事,看要不要我先下跪?”

“您这话折杀晚生了!”饶佩尧站着,两腿有些发抖,“我晓得您是替良建那几匹打骡子说话,他们……他们也太捣蛋了!”

“怪得了娃子们?他郑举人有学问,难道他家鸡、狗都有学问?”

饶佩尧听得出来,章奶奶不满意郑薄。其实他也不满意郑薄,只是出于对郑举人的尊重,而不便提出来。可老先生确实老了啊,不能没人照顾!他想了想说:“您看这样行不行:让我家一字不识的长工陆支会去顶替郑薄。您放心,打死他也不会去充当先生的!”

章奶奶笑了:“我才不管你那些事呢!你只让那几个拐蛋上完三年义学就行了!”

章奶奶说完还是笑声不止。笑得饶佩尧都不好意思再坐了,起身躬腰退了出去。

章奶奶冲他背后仍笑着说:“拐蛋有什么不好?人家拐得有名堂!你拐点名堂让我看看。”

饶佩尧没答话。是没听见还是没听懂,她也不再追究,只是一个劲地笑,从堂屋笑进卧室。佟家人的恶作剧真是不塌台!不过良建那狗东西,用别人编排的“顺口溜”在先生面前逞能,那算得了聪明?比他老爷佟钦宜差得远呢!他老爷才叫大才气,高智慧,真英雄呢!

她想起十五岁那年秋的一天中午,她陪奶奶外出接生返回。奶奶当然乘轿,她资格嫩,虽备有轿子,奶奶却让她地上走。突然,正前方飞来几匹马,马上端坐着纯一色的年轻军官。轿夫吓得赶紧让道。章锦若才不在乎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他还能马踏行人?奇怪的是,打头的那个青年,却翻身下马,挽缰垂手立于路边。其他几个青年军官也跟着下了马。“这世界就服狠!”章锦若心中得意。奶奶掀开帘子,朝那帮讲礼貌的年轻人点头笑笑。打头的那个青年大声说:“奶奶万福!”

奶奶突然惊叫起来:“是佟家相公?这么快就及第晋职了?”

“回答奶奶!我们被派去新军实习,只是路过这里作短暂停留。”

“只是短暂停留?锦若!快去陪陪佟相公。时间宝贵呢!”奶奶乐得合不拢嘴,连声嘱咐章锦若要听话,又催促轿夫快离开。

其他几个年轻军官,嘻嘻哈哈地乱说一气后,都打马飞走了。章锦若十分尴尬。如今她心里,就只装着那个襁褓婚定下的小儿郎,他们可是一起在武昌度过了最美好的少年学习时光啊。而这个佟相公,虽见过一面,他却连影子都没有在她心里留下来。真希望他的“短暂停留”短如穿针,转眼间就过去。可他却慢条斯理地说:“去渭水边走走吧!”

章锦若脚步走得很犹豫。

“没关系！就只当结识了一个乡亲。我们这代人还能被父母捆住手脚？”

章锦若被他的开朗言词打消了顾虑。她突然感到，身边这个男子活力四射，刺激得她的肌肤痒痒的。她这才正眼看他。正好两人的眼光碰到一起，他们却谁也没有避开。他的眼睛好清澈啊！眉毛不浓，却与眼睛搭配得很好。脸庞方正，脸皮略有一点黑。凭她的经验，这种黑只要丢几天不晒太阳，就会褪得干干净净又白又嫩。总体感觉，他是文气超过武气，即使佩上刀枪，也缺少那种将帅风度。还行！她在心里肯定着，嘴里却说：“你喜欢军校？”

“国家贫弱，容不得自己喜欢不喜欢！”

这话让她震惊，当今青年学子，缺少的就是这种忧国忧民意识。她向他靠近一步，伸手拍拍他的马，说：“有可能的话，我也去军校试试！”

“没有这个可能了！整个军校，除了那个德国教官哈克纳带着他的太太、女儿外，再无其他花色品种！”

这话把章锦若逗笑了。她要他就围绕着军校，谈一些有趣的事情。他说，没什么有趣的事情，除军事课吼吼杀杀有几分生气外，文化课就简直糟透了；左边住着一个洋人牧师，张口就是“主啊，主啊……”右边住着一位国学经师，开卷便是“子曰，子曰……”名义上的新式武备学堂，实质上的旧式儒家学监，没劲得很啊！

章锦若不依不饶，说毕竟是新式武备学堂，哪会没有有趣的故事可谈？佟钦宜突然兴趣高涨，逼问她：“一定要听？”

“一定要听！”

他摸摸下巴，然后仰头打个大哈哈：“好！得有个条件：这涉及到军事秘密，只许听，不许问。答应了我就讲，不答应就免谈！”

“我答应！若泄露了你的军事秘密，任你惩罚！”

他突然严肃起来，就像一个军事教官。他说：“我们军事课很累，那个哈克纳教官手里经常拿着鞭子，对谁看不顺眼就给一鞭子。可他的十七岁女儿弗洛克不怕他，无事总在我们学员中穿，即使在操场上她也敢闯队列。她真像雪片一样到处飞。弗洛克最喜欢一个叫庞芜的小伙子，她叫他宠物。她老爸要她学汉语，她不找经师，却经常钻进我们宿舍里，要宠物教她《三字经》、《女儿经》。大家都有些厌烦她，又都有些喜欢她。一天不来，全宿舍的男生都像掉魂似的。花色品种少啊！”

章锦若又笑了，她张了张嘴想说话。佟钦宜抬手制止：“不许问，我们有约在先！”

“我不是问，想发点评论也不行吗？”

“不行！等我讲完了你再自由评论。”

她只得老实地听他讲。

“弗洛克很乐意为我们晒被子、叠被子。每次做这些事时她就哇哇叫：‘都是些什么呀，一块一块的！’大家都笑。一次她把宠物的被子拆开洗了，怎么搓，那几块乌斑也搓不掉。她

逼问宠物,那是什么东西。宠物红着脸不说。我们另一个学员走近她,悄悄对她说:‘机密!那是军事地图,每个学员都会画的!’她点头,但还是有些不解地问:‘你们怎么不在纸上画啊?画在被子上多脏!’‘都是晚上练夜功!从哪里抓纸啊?’她又点头,可还是有些不解:‘看不出有墨水印迹啊,您们用什么东西画上去的?’‘靠打炮啊!用地对空炮弹……’”

章锦若也听得迷迷糊糊,她惊奇那被子怎么能挨得起炮弹?佟钦宜又扬手制止了她。

“弗洛克‘哇、哇’乱叫,她跟你一样没搞懂。机密的军事地图能让少女搞懂吗?”佟钦宜大笑,笑罢又说,“我那位同学故做神秘地贴近她的耳朵说:‘找个僻静的地方,让宠物给你来个实弹演习,你一下子就搞懂了!’弗洛克瞪大眼睛,冲着宠物大叫:‘实弹演习!实弹演习!宠物,你敢吗?’宠物的脸红得更厉害了……”

佟钦宜突然停下来,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章锦若说:“干么不讲了?还严肃得像煞神似的,谁又不想知道你的军事秘密!”

“后来……后来宠物真地搞了‘实弹演习’!大家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宠物被绑在军校旗杆下,被德国教官的教鞭抽打得遍体鳞伤,然后还让狼狗舔他身上的血,最后奄奄一息地让他父母拖回去了。我们全班同学也被罚站在太阳底下,整整一天,不让吃饭喝水,好几个人晕倒在操场上。然后停止我们的军事课程,整顿一个月,集中修习经书。经师就只让我们读《三字经》,谁的声音读得不响,教鞭就落在谁头上。郁闷啊!”

章锦若也有点郁闷了:“还新型武备学堂呢!原来也这么郁闷啊!”

佟钦宜挥了一下马鞭:“总得有人打破郁闷!我一怒之下,写了一百张自编新《三字经》,发动全班同学四处张贴,遍布军校各个角落。这一下把学校惹恼了,全校停课大整顿,体罚逐步升级,不断有人受伤住院,本人当然也难逃其咎。”

章锦若不自觉地伸手捋他的袖子,脸上露出了一片关切。

佟钦宜一下子把袖子捋过肘弯:“疤痕早就消失了!是宠物去世拯救了我们,也激怒了我们。学生们把他的棺材抬到操场上,集体静坐!惊动了总督大人,撤了校长,解聘了德国教官,事态才得以平息!”

章锦若长长舒了一口气。佟钦宜停下脚步,很有点自豪地说:“想不想听我的新编《三字经》?”章锦若点头。他又笑了:“还是那个条件,只许听,不许问。”他放缓节奏,真像念经似地读道:“人非堕,性本躁;心相悦,习相扰;苟不教,人自巧;教无道,天开窍……”

“佟钦宜!上路了!”他的学友在远处呼唤。

“啊——”他大声应了一声。“军令如山!我就不能送你回家了。”他翻身上马,又在马屁股上抽了一鞭,马飞快而去。他回过头来,转着马鞭向她告辞。

真像穿针一样“短暂停留”啊!章锦若眼睛里竟涌出了泪花。她站在原地,一直看着他们的马队消失。回到家里,她便向奶奶大声念着新《三字经》。把奶奶念得一惊一乍地:“你个疯女子!瞎念些什么呀?”她就大讲佟钦宜。奶奶拍手称赞:“这个狗东西,是不是偷看了

我的《谋经》？是不是他家里也有接生婆？简直就是《谋经》的翻版！”她这是第一次听说接生婆有《谋经》，也是第一次对自己的襁褓婚产生了动摇。后来，她竟然思念起他来，还有了想给他写信的冲动……

5

章奶奶叫孙子佟承楚去把“四匹打骡子”叫来，而且要带上书包。本想狠狠地训他们一顿，但一看见佟良建就想笑。她说：“你那也叫《三字经》？让奶奶笑掉大牙呢！等你长得有人高了，奶奶教你读一段真经！那才叫高手！”佟良建缠着她，硬要现在听。章奶奶给了他一巴掌：“不行！你现在得老实告诉我，为什么上课捣蛋，不好好背书？”

良建来理了。他说：“《三字经》我都背臊了，背臭了，还有个么背头？你看人家城里的国语课本有多好！《两个疑问的信》上说：‘先生时常对我们说，进退要守秩序，应对要有礼貌。但是也有人说，秩序，礼貌，是束缚自由的东西。照你看来，究竟应该怎样呢？’照我看来，郑先生的秩序、礼貌太束缚人了！我成心想闹闹。”

“有种！”章奶奶又给了他一巴掌，“现在你们就背起书包，跟着奶奶一起到学堂去！奶奶陪你们读一段时间，看到底是谁对谁错！”

她说话算话。把“四匹打骡子”送到学堂后，她就在最后一张桌子旁坐下了。老举人没跟她打招呼，她也不招呼人家。教室死一般沉寂，先生不讲课，学生也不读书，就这样僵持着。章奶奶在后面吼叫一声：“怎么没人读书啊？上义学不要钱，但不能不要脸！读三年义学，斗大的字认不到一箩筐，你们有脸走出校门？你们能撑起老举人的脸面？”

一语双关，谁都听得出。郑举人发紫的嘴唇哆嗦着，拿戒尺使劲往桌子上一拍，戒尺断成两截：“读书！”教室里一会就像蛤蟆过岗，“哇哇哇”地叫开了。

章奶奶就一直板着脸坐在后排。郑薄的身影没有出现，倒是陆支会中途出现过两次向老先生倒茶。良建没人指示，自作主张起身为章奶奶倒了一杯，却被章奶奶煽了一巴掌：“要你献个么殷勤？”

老先生今天没有让学生背书，他抱着四书五经，一篇一篇往后讲，学生听得一头雾水。章奶奶知道，他是在她面前亮学问。她捂起嘴巴笑。那老举人还真有一股好劲，讲得满嘴白沫子翻天，还一口水都不喝，一直讲到放学。

第二天，老举人接着昨天的内容，继续滔滔不绝地往后讲。第三天还是那样。

章奶奶生气了。茅棚的事她没有不管的，可她却漏掉了义学。今天她必须管了。她恼怒地站起来：“娃子们！统统跟我背了书包回家去！给你爹妈捡狗粪，也比呆在这儿强！”

学生们“啊——”一声炸开了锅，背起书包纷纷往校门口奔去。饶佩尧、马培德、何之洲几个人堵都堵不住。